

王蓉貴（日）白井順◎點校

周必大全集



四川大學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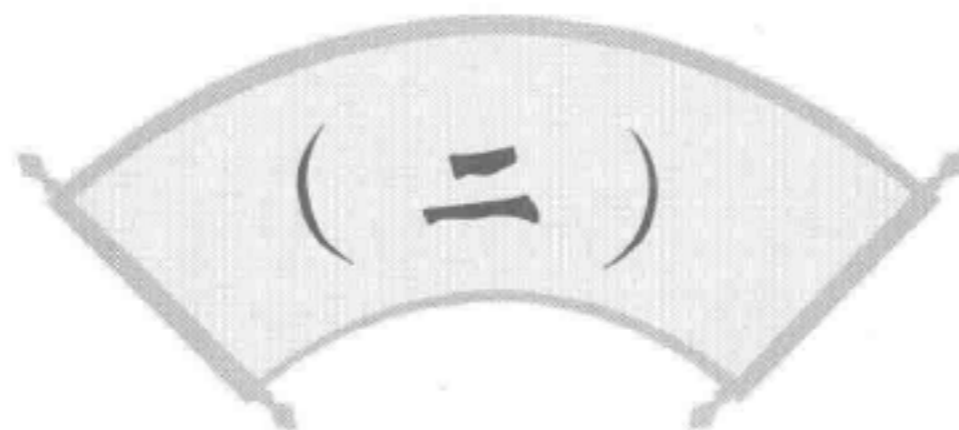
(二)



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直接資助項目
四川省社會科學“十二五”規劃2014年度一般項目
(項目批准號: SC14B040)

周必大全集

王蓉貴(日)白井順◎點校



四川大學出版社

廬陵周益國文忠公集卷五五

平園續稿卷一五

吳康肅公芾湖山集并奏議序

序 雜說^(二)

沈氏論語解序

揚子曰：「聖人之言遠如天，賢人之言近如地。」《易》更三聖，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、《春秋》皆刪定筆削於夫子之手，此聖言也。孟、荀、揚、韓，發明經訓，羽翼治道，此賢言也。兼是二者，其惟《論語》乎！蓋齊家治國，立身行道，夫子平居形諸言者，如三辰著明，有目咸睹，莫知所以明；如四時運行，無物不遂，莫知所以行，非天乎？門弟子或求益，或質疑，往往指事而請^(一)，譬之山川有定體，高深猶可度，草木有定形，名物或可辨，非地乎？是誠五經之鎔鑄^(二)，六藝之喉衿。學者如欲時習聖賢之言，捨此何以哉？吳興沈文炳字堯文，家世儒者，少有聲國學，養親不仕，惟留意於是書，其子數抱遺編求予一言。《易》不云乎：「仁者見之謂之仁，知者見之謂之知。」亦資道以盡吾之分而已，其視作無益而攻異端者蓋相萬也。嘉泰壬戌臘月^(四)。

才氣可以任事，而以學術本之，未有不為名臣者也。龍圖閣直學士天台吳康肅公以進士起家，受知高廟。爰及孝宗，在內為御史，歷吏戶禮刑少常伯^(五)、給事中，又嘗典治內史，在外則五為帥守，處劇繁以平易，其才氣何待言？至於履正奉公，仁民愛物，如嗜飲食，發為詩文，身簪紱而心丘壑，此則學術之力也。其子嘉興太守洪衷公遺文，號《湖山集》二十五卷、長短句三卷、別集一卷、奏議八卷，遠來謁序。予與公同朝久，知公熟。公雖志在功名，而議論專以恤民為主，復躬行之，自非才氣、學術兩皆有餘，何以臻此？當乾道庚寅，公帥豫章，胡忠簡公邦衡以泉守、予以閩憲俱入奏事，過焉，燕集款甚。將別，各為二詞以送，備載集中。自是力請奉祠，繼以掛冠，享林下之樂者十有六年。其詩詞益多，意遠而辭達，使人讀之蕭然有出塵之想。予嘗評公侍從如嚴、徐，彈壓如趙、張，循良如龔、黃，止足如廣、受，凡西漢名臣殆可兼之。然尚有一說，始紹興甲子六月，以秘書省正字輪對，奏：「江浙昔號粒米狼戾，雖歉歲斗值二百，今歲豐反倍之。蓋由州縣重征稅，監官覬美賞，巡攔利培

〔一〕 雜說：日本藏宋刻本、明澹生堂鈔本作「齋說堂庵說字說附」。

〔二〕 請：傳校本作「語」。

〔三〕 鎔：原作「管」，據日本藏宋刻本、明澹生堂鈔本、四庫本改。

〔四〕 月：明澹生堂鈔本、四庫本作「日」。

〔五〕 吏：原無，據明澹生堂鈔本、四庫本、《湖山集》卷前序補。

取。若蠲其算，價自平矣。」高宗大喜，七月有旨從之。仁人之言，其利溥如此〔二〕。當路忌其直諫，是月出倅括蒼。予爲秘書少監，得此事於日曆。厥後上用公執法主計，豈徒然哉？敕局編類紹興寬恤詔令〔三〕，載之七十一卷之首〔三〕，例曰臣僚奏請，當時士大夫固未知出於公；今奏議復不載，予故特書之，以彰高宗愛民用人之美意，且明儒術可富天下之大端云。嘉泰三年五月日，具位周某序。

黃簡肅公中奏議序

子路問事君，夫子曰：「勿欺也，而犯之。」大凡誠動於中乃形於言〔四〕，一或欺焉，雖復犯顏敢諫，不足觀矣〔五〕。端明殿學士簡肅黃公負正心誠意之學，初奉廷對，後爲王邸教官，晚領儒官，貳秘書，歷工、禮、兵部長貳，兼給事中，見於職守〔六〕，發爲議論，始終不叛所學。故其出使也，虜欲渝盟，他人曰否，公則先事言之。其議禮也，他人未免從權，公獨據經守正。當路或不悅，而高廟深知之，擢實侍從，尤爲孝宗眷禮。故事近臣去國，除職縱高，鮮有過舊班者。公以權尚書奉祠，乃加真學士以寵之。得謝之後，遣使持親札訪天下利害，朝政闕失，進職秘殿，加賜金縢，公亦有犯無隱，畢陳所蘊。易簣之際，猶手疏大事以聞，事君不欺，蓋優爲之。既葬，朱待制熹誌公出處甚詳。嗣子湖北提點刑獄瀚復俾某序公奏議。念昔接武禁塗，目擊正論。暨登二府，恭聞孝宗評普安舊僚，謂公莊重誠實，語不輕發，當暑未常揮扇，其恭如此；他日枚舉二三名臣，又以公爲

首。併追書之以補家傳。嘉泰四年正月。

晁氏二圖序

紹興己未〔七〕，予年十有四，侍伯父辰陽使君寓贛之壽量寺，其西偏則晁公諱端規字夢規，與弟端矩字夢矩〔八〕、端準字夢準居焉。他日夢規兄弟去，予得其屋爲書室。見夢規大書滿壁，皆勸世語，尚記兩句云：「緊緊勒回意馬，勤勤把定心猿。」末云：「敢告諸人，速生警懼。」今六十有六年，其孫公定自筠寄公《推本省身圖》，述一真所稟至一氣所成。又有《大學知歸》〔九〕，上篇列道、德、教、治、刑〔一〇〕，下篇始於容而極於仁，各爲序、論、解，累數萬言。出入經傳，問引釋老，大要以修身、齊家、治人

- 〔一〕 仁人之言其利溥如此：四庫本、《湖山集》卷首序作「仁言之利，其溥如此」。
- 〔二〕 紹興：原脫「紹」字，據日本藏宋刻本、明澹生堂鈔本、四庫本及《湖山集》卷首序補。
- 〔三〕 七十一：原脫「七」字，據日本藏宋刻本、明澹生堂鈔本、四庫本及《湖山集》卷首序補。
- 〔四〕 中：日本藏宋刻本、明澹生堂鈔本、四庫本作「內」。
- 〔五〕 矣：日本藏宋刻本、明澹生堂鈔本、四庫本作「已」。
- 〔六〕 於：傳校本作「效」。
- 〔七〕 己未：原作「乙未」，據日本藏宋刻本、明澹生堂鈔本、四庫本改。
- 〔八〕 字：原無，據傳校本補。下句同。
- 〔九〕 「歸」下，日本藏宋刻本有「圖」字。
- 〔一〇〕 德：原無，據日本藏宋刻本、明澹生堂鈔本、四庫本補。

爲序^(二)。至於朝聞夕死之道，晚蓋有得，非空言也。惟晁氏自文元公博學篤行，兼通儒釋，致位禁林；有子執政，爲本朝大家，嘗著《法藏碎金》行於世，年八十四，考終不亂，史氏極稱美之。夢規殆傳家學歟！嘉泰甲子二月辛丑，平園老叟周某序^(三)。

劉諫議諫稿序

故諫議大夫劉公諱度，字汝一，吳興人。自爲布衣，修潔博習，葉左丞夢得、汪翰林藻皆以賢良方正薦。旋第進士，入爲學官、館職。紹興三十一年夏，汪中丞澈薦充御史，遷右正言。明年汪貳大政，引嫌徙軍器監。孝宗即位，復自宗正擢諫大夫。前後上九十餘疏，其子瑞金宰深之哀成上下卷，以予嘗同僚，請爲之序。恭惟祖宗專任臺諫，寄以耳目，政事得失、臣下臧否，雖均許議論^(三)，然諫臣因治體而及人才，臺臣主彈劾而及時政，其分職固不同。元豐七年春，神宗手詔曰：「近歲修復官政，群司各有職守。右諫議大夫趙彥若侵越御史論事，降一官，左遷秘書監。」今公奏議心平氣和，理正辭直，薄物細故，未嘗屑屑。至於大小之臣麗於過失，必隨事以言，知設官之本意。或謂漢孔光上有問，據經對，不强諫爭，懼彰主過，削其稿，自後世觀之，光果忠耶？善乎蘇軾草《諫官制》曰：「進則詭詞，退則焚稿，衰世之事，朕無取焉。」然則深之廣父書，予序其書，所以彰主聖也。嘉泰四年月日。

龍雲先生文集序

廬陵郡自歐陽文忠公以文章續韓文公正傳，遂爲本朝儒宗，繼之者龍雲劉公也。公諱弁，字偉明，居安福縣之龍雲鄉。文忠薨於穎，公方冠，不及從之游。然斯文未喪，何害爲韓門籍、湜也。先是汴京及麻沙刻公集二十五卷，紹興初，予故人會昌尉羅良弼徧求別本，手自編纂，增至三十二卷，凡六百三十餘篇。惟公昔既不壽^(四)，今復無嗣，其姪孫上高尉希高抱遺編而永歎^(五)。嘉泰三年，賢守豫章胡元衡平一表鄭公之鄉里，訪襄陽之耆舊，欲廣其書，激勵後學。予亟屬羅尉之子泌繕寫定本，授侯刻之。頃嘗與鄉人論公之文，如《南郊賦》氣格近先漢，已爲泰陵簡擢；詩、書、序、記往往祖述韓、柳，間或似之；銘、誌豐腴，規摹文忠，讀者可以自得。至於才學出處，具載李彥弼誌銘、羅氏跋語，皆月旦評之不可易者也。嘉泰四年五月日。

(二) 序：日本藏宋刻本、明澹生堂鈔本、四庫本作「本」。

(三) 序：日本藏宋刻本、明澹生堂鈔本、四庫本作「書」。

(三) 議論：明澹生堂鈔本、四庫本作「論議」。

(四) 昔：原無，據日本藏宋刻本、明澹生堂鈔本、四庫本、傳校本補。

(五) 希高：日本藏宋刻本、明澹生堂鈔本、四庫本作「希高」。

文苑英華序

臣伏睹太宗皇帝丁時太平，以文化成天下^(一)。既得諸國圖籍，聚名士於朝，詔修三大書：曰《太平御覽》，曰《冊府元龜》，曰《文苑英華》，各一千卷。今二書闕，蜀已刊^(二)，惟《文苑英華》士大夫家絕無而僅有，蓋所集止唐文章，如南北朝間存一二。是時印本絕少，雖韓、柳、元、白之文尚未甚傳，其他如陳子昂、張說、九齡、李翱等諸名士文集世尤罕見，故修書官於宗元、居易、權德輿、李商隱、顧雲、羅隱輩或全卷取人。當真宗朝，姚鉉銓擇十一，號《唐文粹》，由簡故精，所以盛行。近歲唐文摹印浸多，不假《英華》而傳，况卷帙浩繁，人力難及，其不行於世則宜。臣事孝宗皇帝，間聞聖諭欲刻江鈿《文海》。臣奏其去取差謬不足觀，帝乃詔館職哀集《皇朝文鑑》。臣因及《英華》雖秘閣有本，然舛誤不可讀。俄聞傳旨取人，遂經乙覽。時御前置校正書籍一二十員，皆書生稍習文墨者，月給餐錢，滿數歲補進武校尉。既得此為課程，往往妄加塗注，繕寫裝飾，付之秘閣，後世將遂為定本。臣過計有三不可：國初文集雖寫本，然讐校頗精，後來淺學改易，浸失本旨。今乃盡以印本易舊書，是非相亂，一也。凡廟諱未祧止當闕筆^(三)，而校正者於賦中以商易殷，以洪易弘，或值押韻，全韻隨之，至於唐諱及本朝諱存改不定，二也。原缺一句或數句，或頗用古語，乃以不知為知，擅自增損，使前代遺文幸存者轉增疵類，三也。頃嘗屬荆帥范仲藝、均倅丁介稍加校正，晚幸退休，徧求別本，與士友

詳議，疑則闕之。凡經、史、子、集、傳注、《通典》、《通鑑》、及《藝文類聚》、《初學記》，下至樂府、釋老、小說之類，無不參用。惟是原修書時歷年頗多，非出一手，叢脞重複，首尾衝決，一詩或析為二，二詩或合為一，姓氏差誤，先後顛倒，不可勝計。其間賦多用「員來」，非讀《秦誓》正義，安知今之云字乃員之省文？以堯非對舜榮^(四)，非讀《本草注》^(五)，安知其為菖蒲？又如切磋之磋，馳驅之驅^(六)，掛帆之帆，仙裝之裝，《廣韻》各有側音^(七)，而流俗改切磋為效課^(八)，以駐易驅，以席易帆，以仗易裝，今皆正之，詳注逐篇之下，不復徧舉。始雖於嘉泰改元春，至四年秋訖工，蓋欲流傳斯世，廣熙陵右文之盛，彰阜陵好善之優，成老臣發端之志。深懼來者莫知其由，故列興國至雍熙

- (一) 「文」下原有「明」字，據明澹生堂鈔本、四庫本、《文苑英華》卷首《事始》、《文獻通考》卷二四八刪。
- (二) 刊：原作「刻」，據日本藏宋刻本、明澹生堂鈔本、四庫本、《文苑英華》卷首《事始》、《文獻通考》卷二四八改。
- (三) 止：原作「之前」，據日本藏宋刻本、四庫本、《文苑英華》卷首《事始》、《文獻通考》卷二四八刪改。
- (四) 榮：原作「英」，據日本藏宋刻本、四庫本、《文苑英華》卷首《事始》、《文獻通考》卷二四八改。
- (五) 讀：原無，據四庫本、《文獻通考》卷二四八、《古今事文類聚》別集卷二補。
- (六) 馳驅：原作「驅馳」，據日本藏宋刻本、明澹生堂鈔本、四庫本、《文獻通考》卷二四八乙。
- (七) 音：原作「聲」，據日本藏宋刻本、明澹生堂鈔本、四庫本、《文獻通考》卷二四八改。
- (八) 效課：原作「郊課」，原刻校云：「翰苑本注一作「効」。」據日本藏宋刻本、明澹生堂鈔本、四庫本、《文獻通考》卷二四八改。

成書歲月，而述證誤本末如此。闕疑尚多，謹俟來哲。七月七日，具位臣周某謹記^(一)。

送行序^(二)

送曾公薦赴省試序

漢制，太常擇民十八以上者補博士弟子，郡國二千石謹察好學、敬長上、肅政教、順鄉里、出人不悖者，常與計偕^(三)。永和曾生公薦年十有四，已能修飭好學^(四)，晝夜勤苦，遂與儒先同上南宮，視漢人年又少，未易量也。昔余與子中兄同乃祖季高兄弟四人俱試秋闈，其後伯雲、仲峻、叔瞻相繼下世，惟予兄弟及季高華髮相對，今殆五十年矣。因生錄示舉業求余一言，既太息題其後，又將屈指計日，俟太常籍奏之報，舉酒明秀樓爲季高賀。慶元乙卯十二月旦，前進士周某。

送曾明發序

《書》曰：「非知之艱，行之惟艱。」以孔子之聖，猶謙其辭曰：「躬行君子，未之有得。」是以孟子「非苟知之，亦允蹈之」^(五)，此聖賢事也。近世士大夫乃謂人患不知，若真知無不能行。捨孔、孟不信，而感謝顯道、張子韶一時之說，以謂錦繡蒙陷穽，人惟不知，乃墮其中，苟知其然，將遠而去之。嗟乎！以此勸中人以下，使之勿習過惡人於坎窞可也；若曰孳孳爲善，

要當以升高爲喻。顏淵曰：「仰之彌高。」又曰：「既竭吾才，如有所立，卓爾。」人之進道必志於此，陷穽云乎哉？寧都曾君明發字見卓，數携贄求予一言。余聞諸揚子：「見善明，用心剛。」夫見善不明而徒剛焉，亦流於惡而已矣。既明於善，然後苦其卓，人道之序也。君之邑宰傅子淵仕學兼優，不崇空言，嘗試以予說論其何如。慶元丙辰八月二十二日。

送黃伯庸疇若序

嘗觀唐三百年間，文章鉅公如韓、柳、劉、白及名世諸賢，詩文兩極其至^(六)，學者不當置論。其餘專以詩名者殆數百家^(七)，求之他文，間或弗稱。兼是二美，斯固難矣。又讀班史，傳循吏纔七八人，皆良二千石，蓋事任尊重則名實相應。令，卑官也，功德未孚於人，况地有劇易，才有長短，故薛公治平陽則不足，尹賞治粟邑則有餘，換縣乃皆大治，才之全者亦豈易哉？豐城黃

(一) 具位：《文苑英華》卷首《事始》、《宋會要輯稿》崇儒五之一作

「少傅、觀文殿大學士致仕、益國公、食邑一萬五千六百戶、食實封五千八百戶」。

(二) 送行序：原無，據日本藏宋刻本、明澹生堂鈔本補。

(三) 與：原作「以」，據日本藏宋刻本、明澹生堂鈔本、四庫本改。

(四) 學：日本藏宋刻本作「書」。

(五) 「孟子」下原校云：「疑有缺文。」按此處并無缺文，「非苟」二句見《法言·君子》。

(六) 至：日本藏宋刻本、明澹生堂鈔本、四庫本作「孳」。

(七) 名：日本藏宋刻本作「鳴」。

君伯庸爲廬陵宰，初示予古律詩二百篇，用意高遠，屬辭清新，摹寫物象，莫能遁形。繼出雜文一編，持論正大，古賦恢闕，碑志詳雅，四六溫醇，是可爭文士之衡矣。他日請予評之。予曰：「邑附郡城，地廣人殷，姑置是事，遲君政成。」已而見其持己以清，撫民以仁，聽訟以平，決事以明，租庸孔時，百廢具興，桁楊無繫，弦歌有聲，然後知君又可附循吏之名矣。三載考績，治行轉聞，召節預頒，趣觀朝廷。於是鄉校之英，旄倪之氓，攀轅卧轍，霧集雲蒸，跬步莫前，矧容嚴程！或曉之曰：「挽留賢令，士民之情也；樂與賢者，天子之誠也。君方以墨妙筆精而爲華國之文，推學道愛人而策濟時之勳，奈何因德惠之可懷而滯鳧鳥之朝京乎？」衆始退聽，車乃邁征。平園老叟周某聞而嘉之而筆之，非特紀實贈行，亦所以償夙心也。嘉泰元年十一月七日。

齋說〔二〕

蕭人傑如寄齋說

泰和蕭人傑即所居作如寄齋，取蘇文忠公「吾生如寄耳」之句以自警，丐余爲之說。蘇公博極羣書，無不用之事，而波瀾浩渺，千變萬化，複語絕少，獨此一句不啻八九用之。《訪張天驥寄子由》〔一〕、《過淮》〔二〕、《和王晉卿》、《次劉景文韻》、《送芝上人王敏仲》、末年《游鬱孤臺》諸詩，皆不易一字，其他「人生如寄何不樂」之類尚未論也。此理本出莊周記孔、顏之問答，以爲世人直爲物逆旅耳，解之者曰：「不能坐忘自得，而爲哀樂所

寄也。」魏文帝、晉謝安輩始形於書，詠於樂府，至公然後表而出之。其從宦每以仁義爲歸宿〔三〕，遷謫則遊於逍遙之墟，食於苟簡之田，立於不貸之園，平生所得，情見乎辭，哀樂且不能寄，奚暇問重複耶？坐忘自得，庶幾乎顏氏子矣。蕭君其以是真坐右，有好事者示之，毋但寄傲南窗而已。慶元二年八月二十八日。

張德清悅齋說

邵武張瑩中字德清，有志問學，名齋曰悅，屢求說於予，老病久不報也〔五〕。至是其鄉人廬陵簿李子貴賢代歸，因告之曰：人必有羨於外，斯有以悅於內，自然之理也。今夫口同嗜味，耳同嗜聲，目同嗜色，三者必有物然後口與耳目悅而好焉。若心之所同則不然，理與義而已。二者非外也，吾心亦內也。故孟子云：「理義之悅我心，猶芻豢之悅我口。」至於荀卿又加詳焉，其言曰：「耳目鼻口形各有所接〔六〕，不相能也。心居中虛，乃治五官，是謂天君。」其所以開導後人無餘蘊矣。今子布衣疏食，皇皇四方，就有道而正焉，豈適爲口耳之好哉？是必義理之心油

〔一〕 齋說：原無，據日本藏宋刻本、明澹生堂鈔本補。

〔二〕 寄：原脫，據日本藏宋刻本、明澹生堂鈔本、傳校本補。

〔三〕 過淮：原作「淮上」，據日本藏宋刻本、傳校本改。

〔四〕 宦：原作「官」，據日本藏宋刻本、明澹生堂鈔本、傳校本改。

〔五〕 不：日本藏宋刻本作「未」。

〔六〕 鼻口：原作「口鼻」，據日本藏宋刻本、明澹生堂鈔本、四庫本、

《荀子·天論》乙。

然於中〔二〕，可謂知所悅矣。既以孟子發其端〔三〕，又因荀卿辨其名，復以孔子之訓廣之。夫學而時習固自可悅，然必切磋琢磨乃極其至，故繼之曰：「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！」蓋知不如好，好不如樂，此淺深之辨也。人能推義理之心，常正其天君，使好惡喜怒哀樂之情皆得其正，則所謂顏氏之樂也，內可勉而進，彼紆朱懷金何足道哉〔三〕？

習齋說

永新歐陽邦基字壽卿，才贍學富，爲善如饑渴嗜飲食。其子宗闢齋家塾，請予命名。予曰：「《論語》首言『學而時習之』，實二十篇之樞要，宜以習名。」併申其說。夫天命之謂性，有時移於習，故伊尹言「太甲之初，習與性成」，吾夫子亦云「性相近也，習相遠也」，學者可不謹其所習乎！蓋習有是非，習是則勝非，習非亦勝是，顧朋友講習何如爾。嘉泰三年八月二十七日。

周伯熊勤齋說〔四〕

天運故健，日月行故明，水以常流故不竭，人勤四體故無疾，自然之理也。上而爲君，克勤於邦，下而爲臣，克勤無怠，微而庶民，勤則不匱，皆是物也。宗人伯熊字武伯，南城人，進士登科，佐邑安福，屢求齋名。請名曰勤，而告之曰：「子欲學乎？業精於勤，願以韓文公爲師。子欲仕乎？能勤有繼，願以邵成子爲法。志苟立焉，推而上之，功崇業廣，古人不難至也。」

慶元四年五月七日。

堂庵說〔五〕

茶陵學林堂說

茶陵軍雖衡之附庸，然地大多秀民，登科者相望。紹熙間譚君世選鎖廳第進士，鄉人稱之。猶子知言思繼其美，築學林堂，讀書著文，曾不少息。其友谷若霖遠來訪予〔六〕，力求一言。孟子曰：「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。」惟能以仁義忠信樂善不倦相與切磋，則公卿大夫且將馴致，况一第乎？不如是，不可謂之益友。慶元丁巳七月。

楊光祖筠溪說

《禮器》論禮曰：「如竹箭之有筠。」《正義》以爲青之見於外者。《聘義》論玉亦曰：「孚尹旁達，信也。」《正義》以孚尹

〔二〕 義理：原作「理義」，據日本藏宋刻本乙。

〔三〕 「既」字上，明澹生堂鈔本有「子」字。

〔四〕 原刻文後校云：「按：《習齋說》之前，知聖道齋本有空簡九行，恐此處原有佚篇，記以俟補。」

〔五〕 「周」字上，日本藏宋刻本、明澹生堂鈔本有「書」字。

〔六〕 堂庵說：原無，據明澹生堂鈔本補。

〔六〕 來：原無，據日本藏宋刻本、傳校本補。

爲浮筠，言其采色也。夫有諸中必形諸外，故江道《竹賦》云「含虛中以象道」，茲非本乎？曰「有筠曰乎尹」，茲非文乎？譬之於禮，忠信禮之本，義理禮之文。無本不立，無文不行。二者兼備，則貫四時而不易葉也宜矣。同年楊謹仲，清江名儒，其孫光祖兄弟修身嗜學，力守家法，華宗待制廷秀既大書「筠溪」以賁攸居，予復推其義以勉之。嘉泰二年五月十日。

錢氏岵瞻庵說

待制錢公葬江陰之由里山，其子廷玉等即塋築庵，求名於平園老叟周某，爲題曰「岵瞻」，致不死其親之意。《爾雅》山多草木爲岵，無曰岵。《說文》亦然。獨《毛傳》相反，《正義》疑傳寫之誤云。嘉泰壬戌三月朔。

書贈茶陵谷若霖

紹興初，叔父靜江府君令衡之安仁，與邑人谷槩世平善。予年六七歲，侍重親在焉，尚能記當時事。今六十五年矣^(一)，而世平之孫若霖數自茶陵訪予廬陵。予問越在鄰邑之意，其說有二：祖娶茶陵陳氏。陳氏有孫弁字令升，力學好義，葺城南書院，榜其堂曰帶經，招延名勝，以中表之故而館我，一也。邑儒譚君世選字勤之，紹熙間鎖廳第進士，有姪知言尤向學，年方踰冠，築學林堂，讀書其中，復以我爲友，二也。予自念帥湘中者三年，既不獲一至安仁訪童子之舊游，又無由登覽二堂，察大邑之風

俗，衰老懷舊，安能忘情？因君乞言，爲別書以遺之。慶元二年十月十八日，平園老叟周某序。

書示臨川陳搗

臨川陳生以《易》卦推人休咎，來求一言。予於《易》固未能學，而休咎又非所問，案間偶有《正易心法》及《易索》兩書，遂以畀之。《心法》出於麻衣道者，其傳則希夷先生也，讀之可以求天理。《易索》，吉之泰和名士張汝明作，讀之可以知人事。二者苟盡心焉，於休咎乎何有？慶元己未六月辛未，平園老叟周某序。

書示永豐彭肅

永豐析吉水爲邑，壤地褊小，徒以歐陽文忠公故鄉，且先塋在焉，故士之力學好修者衆，文獻不絕。近歲曾幼度、羅永年又以詩文爲諸生倡，殆欲家屈、宋而人賈、馬也。幼度門人鄧傳之字師孟，勤身勵志，間復從師友於四方，然用意深切，故辭多刻苦。永年有子曰煒，字晦之，天才雋甚^(二)，父子自爲知己，出語輒驚人，然有時乎悲傷。予嘗憂其不壽，已而果然。今二子之友彭肅寬伯携文過我，學術開廣，詞調清婉，進修不已，致遠之器

(一) 年：明澹生堂鈔本作「歲」。

(二) 天：傳校本作「文」。

也。昔七子賦詩可觀鄭志，予雖無趙孟之識，亦庶幾億則屢中云。嘉泰元年正月甲戌。

書贈安福劉儼子思

往年楊廷秀歎劉儼子思才名，二十年獨遺場屋^(一)，今又十五年，未遇如初。予安能知，盍問諸嚴君平乎？不然，讀房千里《骰子選格序》，爲一餉之歡，洗積年之滯可也。嘉泰壬戌閏臘十日。

書曾無疑匹紙

蘇文忠公素慕白樂天之爲人，蓋二公文章皆以辭達爲主，其忠厚樂施，剛直盡言，與人有情，於物無著，亦略相似。樂天爲忠州刺史，作《東坡種花》二詩，又有《步東坡詩》云：「朝上東坡步，夕上東坡步。東坡何所愛？愛此新成樹。」文忠公中年謫黃州，偶因築室，遂號東坡居士，嘗賦八詩，其屬意有自來矣。後爲從官，羨樂天口之不置^(二)，如云「定似香山老居士，世緣終淺道根深」，又云「我似樂天君記取」，又云「出處依稀似樂天」^(三)，其他形於詩者尚多，惜乎閑居二十年之志迄莫能遂。黃門公不云乎：「子瞻之仕，其出入進退猶可考也。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。」慶元己未三月三日，友人曾無疑出示匹紙，爲書此說^(四)。

書匹紙贈安福劉澈

紹熙辛亥十一月，某赴官湖南，道由安成，劉偉子才投贈十詩，有味其言。後十餘年當嘉泰壬戌季春^(五)，子才之子澈携以相示，又出子才雜詩一卷，皆待制楊公跋語，是足增喬嶽之重矣。澈也復以長書及二詩銜袖爲贄，予受而讀之，既歎且喜。歎者何也？感歲月之邁，惜子才之老也。喜者何也？劉氏三世俱以文鳴，其興殆未艾也。會得匹紙，爲書頃所作《西溪後序》并子才十詩，又錄二跋以遺澈。餘紙甚長，歸示鄉人，必將贄先德而傳後學，毋以羅、趙在前遂不顧也。二十日，平園老叟周某記。

書匹紙贈許玠介之

高宗初元，首用襄邑許崧老爲尚書右丞，文章議論不待贊也。今曾姪孫玠學有家法，自衡州携詩相過，格律高深，詞語清麗，予手之不能置。求一言以爲別。予素不能詩，矧敢塗澤無鹽，效顰西子乎？適有匹紙，輒書其樂府四篇於卷首。繼此得佳

〔一〕 獨遺：四庫本作「蹟」。

〔二〕 羨：原作「美」，據明澹生堂鈔本、四庫本改。

〔三〕 云：原無，據明澹生堂鈔本、四庫本、傅校本補。

〔四〕 原刻文後校云：「案：此首又見於卷十一，以次第考之，彼係誤重，刪彼存此。」

〔五〕 餘年：原倒，據四庫本乙。

句，請續於後，軸滿復以相示，更當刮目待阿蒙耳。嘉泰壬戌三月二十四日。

字說^{〔二〕}

李燁縣尉字說^{〔三〕}

同門壻崑山李君初名國才，字良佐，未冠補太學生，學問日益新而試輒不利。歲在丙戌，夢人告以火運即發，因授火傍三字，覺而更名為燁^{〔三〕}，自是試必占榜。今調宜興尉，而字猶良佐也，以書請予更之。按《說文解字》，燁訓盛，且引「燁燁震電」之詩。夫震雷之電，盛則過常，故詩以爲異。然於今文從火，從日，皆有光明華煥之義，宜捨盛避異，字君曰道明。蓋東晉荀闡、蔡謨、諸葛恢所同字也，當時號中興三明，爲之語曰：「京都三明各姓名，蔡氏儒雅荀葛清。」君馳聲上庠數十年，非儒雅而何？一行作吏，又以清聞，則於道光明，視三子爲無愧矣。紹熙五年閏十月周某書。

趙汝橙縣尉字說

皇諸孫汝橙字茂實，謂予：「花木無不結實，於名爲泛，願更其字。」予曰：「橙，佳果也，雜見《淮南子》、《說文》、《東觀漢記》、《晉令》、《風俗通》、《博物志》、《廣志》、《異苑》、《風土記》、《上林》、《蜀都》、《揚都》諸賦中，所美者色味香而

已^{〔四〕}。至於形容其器質^{〔五〕}，韓孟爲優，《城南聯句》云「鵝穀攢瓌橙」，蓋珍之也，譬諸人則國之寶也。唐朝蘇瓌有子名頊，字廷碩，父子皆賢。請合二美，易字廷瓌，斯不泛矣，又有以勉君。昔者汴京植橙，禁中號爲珍異，仁宗召宗室及侍臣同觀於慈聖閣。宋祁詩云：「帝憐秋實茂，天許本根強。」又曰：「不隨江北化，思助廟中嘗。」末云：「榮觀聳麟族，賦筆助荷囊。」厥後，英宗眷禮侍讀學士劉敞，以其在告，遣使賜新橙五十，備載史傳。君年方英妙，當周以宗強之時，悉心問學，自取科第。他日進修不已，爲國寶臣，或預榮觀，或拜珍賜，廷瓌之義庶有合哉！嘉泰二年三月二十四日。

蕭光字說

龍泉蕭光字煥之，求字說於予。孟子曰：「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。」充實，內也；光輝，外也。有諸內乃形諸外，若本朝司馬溫公名光字君實是已。揚子亦云：「晦斯光。」夫惟侍坐君子言可聽也^{〔六〕}，禮可觀也，自晦其光^{〔七〕}，而光彌明^{〔八〕}，唐杜如晦

〔一〕 字說：原無，據明澹生堂鈔本補。

〔二〕 四庫本無此篇。

〔三〕 燁：原作「煇」，按二字同，今據明澹生堂鈔本改與前後一致。

〔四〕 色味香：明澹生堂鈔本、四庫本作「色香味」。

〔五〕 器：四庫本作「氣」。

〔六〕 坐：四庫本作「立」。

〔七〕 其：明澹生堂鈔本、四庫本作「而」。

〔八〕 而：明澹生堂鈔本、四庫本作「其」。

字克明是已。既名光矣，煥何加焉〔二〕？字曰晦之，意義乃全。詳說反約，古人皆然。咨爾蕭君，味孟子、揚子之言，思溫公、杜公之賢，奉以周旋，其永無愆。嘉泰三年八月二十六日。

姪孫顥字說

彥思姪三子：長顥字晉臣，慕陳顥也；次顥字稷臣，謂魯顥也。季顥乞字，字以圭臣，能勿誨乎？《卷阿》之詩曰：「顥顥昂昂，如圭如璋。」大凡爲人，必以禮義切磋之，使貌溫而氣盛，如玉之圭璋，然後有威儀焉，有聲譽焉，此所爲吉士也〔三〕。不然，表裏砒砒，人將汝疵，顥其念哉！嘉泰三年正旦，八叔翁書於明農堂。

名訓〔三〕

田炳名訓

郴州別乘田君貢甫之子阿章生九年而未名，今歲冬至，天子初郊，貢甫格當任子，將以名聞。其群從兄弟名皆從火，有請於予，予名之曰炳，字以伯視。揚子不云乎：「知其道者其如視，忽眇綿作炳。」夫視大必自細，視遠必自近，舉目於此，炳然於彼，推而至於先知，皆是道也。童而習之，常視毋誑，及其長也，克明顯光，然後可以世濟其美，無負國家賞延之恩矣。炳乎勉旃！慶元三年。

〔二〕 加：原作「如」，據明澹生堂鈔本、四庫本、傳校本改。

〔三〕 爲：明澹生堂鈔本、四庫本、傳校本作「謂」。

〔三〕 名訓：原無，據明澹生堂鈔本補。

廬陵周益國文忠公集卷五六

平園續稿卷一六

啟

親書附

回潭州朱元晦啟

甲寅

推轂吳京，開藩楚甸，先聲久播，美化即成。惟朝廷急於用人，而郡國艱於謀帥。雖宸心加意乎簡擢，顧物理有時而乘除。積弊在前，必得賢牧齊其政；庸夫之後，正須真儒變其風。自昔所同，於今尤著二。共惟某官奮百世之下，得六經之傳。聰明天分之高，道義躬行之至。宜論唐、虞於廣廈，乃煩羊、杜於征南。坐使湖湘，立成鄒、魯。某三年怡儼，萬事摧頽。賦陶令之歸，幸諧素志；推謝侯之去，可卜輿情。已荷匿瑕，更勤削牘。佩交承之厚德，激愧感之深悰。

回隆興趙子固鞏啟

甲寅

兩辭鄉部之麾，自知非據；一用皇華之使，咸謂當仁。事殊榮戟之遙臨，人喜湖山之自得。共惟某官行推多士，才過萬夫。治聲久著於蜀門，政術尤高於江右。我思用趙，振馬服之威

名；無以易堯，契高皇之善任。已寓文謨之直，即聯禁闈之班。俯眷衰疲，曲貽緘翰。珠簾畫棟，莫陪坐上之賓；藤杖芒屨，方受部中之賜。其為欣感，未易名言。

轉少傅致仕謝宰執啟

甲寅

引年遂請，已荷曲成；增秩示恩，益彰洪施。哀悰易感，厚德難名。欽惟國家，度越載籍；粵從選調，爰暨大僚。皆於休致之時，被以陞遷之渥。既昭邦典，仍篤士風。如某者，初無一日之長，幸際四朝之盛。涼涼踽踽，常恐蹈於鄉原；暖暖姝姝，敢自安於私說？宛其老矣，曷不歸哉？人譏九棘之龐眉，心慊四明之狂客。奏章上徹，俞旨下頒。冠掛虎門，岸角巾於東路；車垂夏篆，策徒步於南岡。永全麋鹿之生，實出夔龍之造。茲蓋恭遇某官股肱任重，甄冶功高。推冕旒優老之仁，為簪笏抽身之勸。是令朽邁，不失光榮。勇退急流，雖前修之或愧；倒行暮日，庶後悔之能逃。銘佩在中，敷陳奚究？

回金陵張定叟尚書啟

乙卯

加職西清，擁麾東府。寬顧憂於南面，憺威略於北方。惟今秣陵，視昔洛宅。眷懷先正，開濟中興。早歲鈞樞，贊高廟定都之策；暮年藩翰，宣壽皇復古之威。成功豈在於他門，濟美必

〔二〕於：明澹生堂鈔本作「厥」。

繇於賢嗣。蕭相運關中之粟，已振饑羸；夷吾撫江左之憂，更觀勛業。事樞之執，晷刻以須。某甫遂休官，豈應爲佞？敬酬來貺，聊述輿言。晤語方遙，傾依彌切。

回洪帥單虞卿侍郎啓

己未

臨遣近臣，保釐方面。古之督府，今乃潛藩。德化俶敷，顧憂頓釋。共惟某官儒猷粹美，政術通明。論思早正於貳卿^(二)，豈弟備彰於六郡。西江勝概，聊舉雲雨之簾；南省清班，即曳星辰之履。豈應宅牧，遂緩賜環。某幸與農疇，共棲宇蔭。辱華箋之甚寵，視朽質以增慚。欣感交懷，喻言曷究！

回隆興帥張伯子尚書啓

庚申六月

內聯禁直，外領帥藩。竊觀鼎族名世之英，嘗東阜陵登畿之眷。迨今選授，抑有端由。蓋烜赫舊都，潛邸節旄之故在；而岩堯新閣，淳熙雲漢之昭垂。兼而畀之，榮則深矣。共惟某官端方全德，博洽名儒。家傳忠義之規，世濟直清之美。再登朝路，倍結宸知。惟糾繩司國論之是非，惟封駁繫政幾之得失。凡有志一時之士，皆假塗二者之間。望愈隆而人愈推，功每進而寵每避^(三)。既儀八座，實邇四鄰。復屢控於封章，竟斜飛於征鎮。外有五長，雖上法於周官；入爲三公，恐難稽於漢制。某睽違久矣，芑賴在茲。設榻東湖，豈君侯之有靳；迷津南浦，歎病叟之無緣。因酬誨賜之慇懃，不覺感悚之切怛。

回潭帥趙待制不迹啓

辛酉

東浙名藩，疊書課最；南荆鉅鎮，申畀帥連。湘水波澄，岳山勢重。共惟某官世傳令德，躬稟異才。詞章賀、白之儔，譽望間、平之亞。自結冕旒之眷獎，徧更麾節之劇繁。人云挾山超海之難，公乃破竹折枝之易。謬門候對，已優踐於禁塗；省坐論思，即冠班於常伯。某搜疴衡宇，引領高牙。昔者分携，已越一星之久；今茲掩惡，尚煩五政之餘。過勤盛禮之施，殊愧前緘之簡。其爲欣感，未易敷云。

回豫章韓帥子及啓

以下壬戌

祥開鵠印，命荷熊旗。十國爲連，群州承楷。均藉併轡，諒深權慶^(三)。共惟某官姿凝瑚璉之器，家襲鼎彝之勳。漢內史之居官，以經術潤飾吏事^(四)；周司徒之敷典，篤世忠服勞王家。垂踐中臺，力祈外闔^(五)。惟徽皇定尉安之府，肇自政和；而忠獻登齋戒之壇，適當皇祐^(六)。方上聖遙追於前烈，宜後賢復踵於先

〔一〕 正：傳校本作「益」。

〔二〕 功：原作「公」，據傳校本改。

〔三〕 均藉併轡，諒深權慶：原缺，據傳校本補。

〔四〕 飾：四庫本、傳校本作「色」。

〔五〕 力祈：四庫本作「即膺」。

〔六〕 皇祐：四庫本作「星變」。

猷。榮戟一臨，軍民交賀。相尊等耳，聊冠武階；公袞歸兮，即儀文陛。某昔叨事契，今齒部民。姓名未洗於丹書，牋翰羞塵於玉帳。詎期厚禮，首及陳人。南浦飛雲，目極滕王之閣；東湖設榻，夢遊孺子之亭。欣愧兼深，喻言徒費。

謝陳提刑讜生日詩啓

解九夏之齋，自恣誤投於世網；校中元之籍，長生敢擬於仙曹！未瞻使者之繡衣，先拜美人之錦段。妙甚唐賢之律，申之史克之言。何臺治之俶臨，爲部民而加禮。歌明月之章於赤壁，諒因歲日之俱同；穆清風之誦於東方，敬祝牡鷺之遄返。其爲感詠，交集襟襟。

謝許監丞知新生日詩啓

與予同歲，渠長一月

庚威雌甲辰，敢攀壽隼；公瑾小一月，適契吾宗。過軫高情，曲形盛禮。賦兩詩而寵甚，及二丙以欣然。憶元豐壬戌之明年，有潞公丙午之盛集。今幸密鄰於几杖，阻陪高會於笑談。頌詠攸深，敷宣罔既。綸與其子檢法皆丙子生，來詩及二丙。

謝權守鄭通判臨生日詩啓

解九夏之齋，自恣誤投於世網；校中元之籍，長生敢擬於仙曹！荷邦君意重於岱嵩，推家學文成於黼黻。併勤饋遺，疊致

頌言。贈我金錯刀，增光篋笥；報之青玉案，徒愧砒砒。悚感交懷，喻言奚究！

回陳正仲提刑賀冬啓

登望闕之臺，黃雲徧覆；按屬城之獄，綠草羅生。盛哉穰簡之祥，時乃平反之報。共惟某官螭階良史，虎觀鴻儒。曼倩繡衣，時當剛長；晉卿愛日，坐轉冬溫。即過四牡之歸，不應一陽之復。憶去歲茲辰之禮，密近天顏；詠明年此會之詩，定陪郊祀。方圖馳問，已辱摛辭。感與頌并，意非言盡。

又謝生日詩啓

以下癸亥

益州刺部，固多中和宣布之歌；魯泮獻囚，繼有耆艾熾昌之頌。蓋仁愛素孚於郡國，則僮謠交著於士夫。敢期德性之好謙，反爲部民而致禱。寵之唐律，薰以班香。靈均初度之嘉，走無是也；魏野中元之句，公則過之。在愧感以俱深，豈叙陳之能既？

謝吳運使時顯生日詩啓

繼萊國而生，已愧中元之句；憶宣城之舊，更驚四紀之年。會華節之遄歸，摛雅詞而下屬。雖洛陽耆德，不稱擬倫；然履道燕居，幸同休退。願歌赤壁，共揖清風。在欣感以交懷，非叙

陳之能既。答其用寇萊公、文潞公事。運使蓋己卯宣城所解進士，今致仕而歸。

復少傅謝諸府啓

疵瑕久積，灼然復玷之難；造化密庸，倏若轉圜之易。倍極輪困之感，孰窺坱圠之垠。伏念某資稟凡庸，仕塵顯美。居不思於特立，動或蹈於妄行。言路糾繩，殆盈百謫；宸衷涵覆，止削一階。未蓋前愆，已仍舊貫。茲蓋伏遇某官道高邃古，勳在皇家。心同稷、契之忠，時際唐、虞之盛。好善優於天下，何區區樂克之強；若己納之溝中，每切切商衡之任。助聖明之篤舊，開老退之圖新。遂使里居，獲刊罪籍。班過九棘，阻瞻槐位之尊；身託一枝，自幸林巢之穩。其爲佩荷〔三〕，罔既敷云。

回衢州章茂獻侍郎賀復官啓

挂冠久矣，麗丹筆以獻新〔三〕；出綵粲然，指青氈而復舊。恩固繇於舜、禹，助亦假於嚴、徐。茲蓋伏遇某官念氣類之同，篤鄉鄰之好。獻可替否，每效論思之言；噓枯吹生，更推獎與之惠。致冒雲霄之澤，免貽田野之羞。方欲馳辭，已勤貽問。紆丈二之組，望之將涖於左馮；率三千之臣，召伯行登於右相。因酬嘉貺，併致忱言。

賀陳正仲提刑除職啓

癸亥夏〔四〕

策勳劇部，加職清廂。計前日之班資，合徑參於義畫；重公朝之名器，猶假寵於文謨。綸綍光華，紳綏悅懌。共惟某官學高游、夏，文麗淵、雲。當直上於禁塗，尚斜飛於廉使。吏民改觀，欣康侯晝接之蕃；旒冕注懷，仁宣室夜前之席。某素叨眷誼，倍極懼悚。手牘亟馳，衷誠莫寫。

又回賀綸審察啓

子能仕而教之忠，每慚古訓；賢在上而引其類，首辱衷言〔五〕。未嘗學禮於孔庭，乃許觀奇於漢閣。此蓋伏遇某官昔聯中憲，持論挺然；今領外臺，揚清銳甚。既噓枯於屬吏，亦借潤於陳人。恐傷公舉之明，尚闕私書之謝。先勤慶問，倍激感悚。尚惟高明，有以矜亮。

- 〔一〕 每：原作「美」，據明澹生堂鈔本、傳校本改。四庫本作「益」。
〔二〕 荷：四庫本作「服」。
〔三〕 獻新：明澹生堂鈔本、四庫本作「獻新」。
〔四〕 癸亥夏：原無，據明澹生堂鈔本、四庫本補。
〔五〕 衷：原作「裏」，據四庫本、傳校本改。